

梔子花开时

□王宏波

那盆梔子花放在楼道五楼半窗台上，经过了一冬的时光。

一天，我猛然间发现它现在已是枝繁叶茂。

去年秋天，这盆梔子花放在家里的凉台上，开始生长得很好，细细的枝干清瘦但满有一种力量在向上，那不多的叶子浓绿得让人生出时时的爱怜。

这是在2017年春节前夕，妈妈特意到已搬迁到市郊那边的花卉大市场买的。

那一年，为了寄托对于孙子的满腔希冀，在那个腊月的严寒日子，妈妈和我一同开车到了那花卉市场。

妈妈在这个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世界里，精心挑选了三盆木本花，怀着一份对于孙子的祝福，心满意足地回家，高兴地指挥着把花儿摆放好。

她说，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际祝我的孙子健康发展。

这一年，这些花生长得旺盛，那盆橘树还结出了几个黄澄澄的橘子；米兰也生出一丛从黄色的花蕾，散发着清幽之香。这盆梔子花开出洁白的花朵，一派郁郁葱葱。

可是，一年后妈妈病了，我们没有时间照顾这些花儿，它们时常干旱得花土龟裂、叶子脱落，浇上水它们就会在一夜之间焕发出生机。这样的反复，它们终是经受不起了，露出颓衰之色，渐渐地枝干没有了水分，叶子也卷曲落尽了，生命的一切都没有了。

正像妈妈的生命一样。

那两盆花儿，在妈妈即将走向遥远的天际之时，就先妈妈而去了，似乎要到那个世界迎接妈妈。

唯有这盆梔子还是在困境中艰难地生长。

在2020年家里收拾房子时，把它放在凉台上几个月，它的身上蒙上了一层装修时的粉尘，落上了密密麻麻的涂料的斑斑白点。等我发现时，它已没有了那种清秀俊朗的样子了。

我从内心感到深深地对不起它，更对不起妈妈。

我把它搬到浴房，用清水喷洒，清洗它身上的污垢，渐渐地露出了翠绿欲滴的面目，“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它又每天把阳光折射出山水的色彩，给室内增添一抹鲜嫩的绿色。

它那丰腴的花朵，浓郁的芳香，常常让我遐想古代诗人面对此种景致的赞美，那些诗句也就常常浮现在眼前，我尤喜杜甫的诗句——“梔子比木末，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

杜甫写尽了梔子在淡雅中所显露的高洁品性。

我喜爱杜甫的诗句，更爱这清芬久远的梔子花。

去年初秋，它的身上——枝干、叶子上出现了一片片紫色、黄褐色的斑点，尤其是在枝干上密集的一包包的，它的叶子开始发黄、干枯、脱落……

这些斑点是它生出的腻虫，那些包包是聚集的虫卵。

我到早市买回号称可以治去一切病虫的药，喷洒上，每天都以要发现惊喜的心情，迎接它的变化，但是没有。

怎么办？

我上网搜寻，终于看到一个可以对症的药物——阿维菌素，马上下单，几日后到货，我急切地按照说明书的比例，掺水，用喷壶喷洒，每日仍是急切地观察，终于看到了希望。在一个早上，我看到这些叶子的斑点稀疏了，枝干上的那些包包也在变小了，叶子的颜色有了一点生命色彩，就像重伤之人在失血后因为输上新的血液，蜡黄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红润……

这时冬天已经到了，我把它搬到楼梯走廊的窗台上，又继续给它喷洒了几次药物，它已经彻底地去了那些腻虫的困扰，枝干的颜色在灰色间有了丝丝的绿色的脉络，枝叶不再枯萎而生长得醇厚，绿色的光泽给走廊时时以山光水色了。

为了防止冻害，我给它穿上了“冬衣”，用纸壳棉布和报纸合成，围在它的周围，时时观察。

冬天就让它冬眠吧！

我不给它浇水，但在此前我给它施肥，在花盆里的土里埋上一撮撮的豆饼渣儿，给它充足的养分和热量。

在严冬时，我去了三亚，心中还是常常惦记着它的安危。

在不足一个月回来后，看到它如故地生长，而且在窗外的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中升高了，花冠已有半米宽了，每一片叶子都是翠绿的，闪烁着茵茵的晶莹……

我终于放心了。

春天到了，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洒进楼道，温暖的金黄色照在梔子花的枝干和叶子上，它就像一个在春风里眺望远方的孩子，每一根枝干都在有力地向上生长着，每一片叶子都在释放着对于大千世界的渴望。

我为它解下捆绑一冬的“冬衣”，它的枝叶一瞬间“膨”的一声膨胀开来，就像一朵硕大的花一下子就开放一样，给整个走廊，不，是给整个世界一种澎湃的无限生机。

我为它从心底要唱赞美的歌儿。

这一日，我给它浇水，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到在它的枝头、叶下绽放出点点白色的花蕾。它们好像还在梦里沉睡，但即使这样，有的急性子的苞蕾已经悄然地吐出了细细蕊蕊……

十五的那个夜晚，我又一次来到它的面前，注视着这些点点花蕾。

此时，窗外那高远夜空的穹顶上飘着缕缕拂动的白色云朵，那高悬的圆月金黄的光芒照在安静的夜里，透过窗户的玻璃也给这梔子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使它有了梦幻感和忧郁感。

我再次仰望夜空的那轮圆月，难道妈妈在离开人间的四年时光，以昼夜兼程的艰难跋涉过千山万岭，已走进了那清冷的月宫，看到了在那里等候久矣的爸爸？

此时，他们是在俯瞰大地上的儿女？

妈妈是否在寻找那盆曾经给予她满腔希望的花儿？

妈妈，我对您说——这盆梔子经历了生与死，已经长大并生出灿烂的花儿。

它在这个春天还将继续生长，给世界以生命的伟力。

……

我望着这株蓬勃的梔子树，眼前幻化出整个世界的森森万木，还有那些含辛茹苦白发苍苍的妈妈！

那一抹鹅黄

□杨文艺

早春，是关东乍暖还寒的季节。此时的气温就像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时冷时暖。但是，回暖已经是大势所趋，春的气息遍布在山间田野，快到冰雪谢幕的时候了。

于是，当温柔的春风拂过圣洁的冰雪，一种优雅的小花儿便会从雪岭冰峰下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即将复苏的世界。在万物沉睡中，最先领悟了春风的呼唤，就是冰凌花，也叫金盏花。一点，又一点，好似春姑娘初醒睁开的美眸秀眼；一片，又一片，宛如大地更换的第一袭彩衫。你看，在那沟沟坎坎上，在那茂密的树林中，黄色的花蕾悄悄地钻透铁板一般的冻土，顶着皑皑白雪爆出一朵一朵金盏花的花骨朵，如同葵花形状铜钱大小的“金盘”，歪着小脸悄然绽放，甚是惹人怜爱，好似嫩黄的猫爪印闯入眼帘。啊，可爱的冰凌花，你那黄灿灿的笑脸，装点着我记忆的春天。

早就听说每到这个季节，在伊通河发源地青顶山便有大片的冰凌花，于是，按捺不住好奇之心，在一个暖阳高照的日子，约了几个好友乘车前往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境内的青顶山脚下。只见恋恋不舍离去的冬雪还依稀留在山林里，柳树已经泛出了些许淡绿色，如丝如烟、缥缥缈缈、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绿草也已经隐约可见。只见山坳里、树丛中，一簇簇冰凌花急不可待地露出尖尖的嫩芽，性子急的早已开得漫山遍野。放眼望去，那一丛丛一片片像金子一样排满林间空地，满目都是嫩黄嫩黄的冰凌花。它们在厚厚的落叶形成的腐殖土中，那么顽强、那么坚定地蓄积着力量，破过冰雪，在一片夹杂着枯萎的最后的残白中，开出鹅黄色的花朵。它们相拥相随，给寂静的山林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给北国料峭的春天，送上一道独有的风景，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晶莹剔透了。啊，可爱的冰凌花，你用太阳的油彩，描绘出春天的第一抹绚烂。

相传，亲眼见到冰凌花的人会得到幸福，亲手摸到冰凌花的人会开启一年的好运。美好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小小冰凌花的好奇和向往，包含了人们对冰凌花的喜爱和赞美之情。我小心翼翼地蹲下身来，生怕踩到了细皮嫩肉刚刚绽放的冰凌花，慢慢抚摸着这神奇的花朵，祝愿新的一年好运连连。置身于这片鹅黄的世界，我仿佛被成群的春的使者包围着、簇拥着，闻着淡淡的花香，看着片片的鹅黄，一种惬意油然而生。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雪地上，让那清淡的花香弥漫在我的周围，一丝一丝地钻入我的鼻孔，让这温软的金黄来静静地暖和自己，一切压力和纠结、无奈和遗憾，仿佛都顷刻烟消云散了。啊，可爱的冰凌花，你用金子般的品质，展示了生命不可或缺的尊严。

也许，与雍容华贵的牡丹和傲雪凌霜的腊梅相比，冰凌花是很不起眼的存在。但是，“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冰凌花在雪野里悄然绽放，不因贫寒、低微而自卑，却以朴实、顽强而骄傲。这大概是冰凌花给我们的温馨提示吧。

今年，因身在南国广州，不能亲自去河源镇看冰凌花了，心里不禁生起一丝遗憾。观赏着以往所拍照片上的冰凌花，细细地端详那一抹淡淡的鹅黄，仿佛再一次走进了伊水之源，走进了连绵不绝的青顶山，走进了冰凌花的大家园。看着那一幅幅与冰雪交相辉映的冰凌花，我在想，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我们每一个人何不像冰凌花那样，用一种凌寒的坚强和斗争的勇气，去不断地挑战一切艰难险阻，去迎接那花红柳绿、春色满园！

一分零落一分轻

□查千牧仁

斑斑点点的初春散落在田野路边。那先于其他同伴享受到春阳的温暖，是缘于农民收拾田地时顺手赐予的一枚火种，于是那死去的枯者身后，一大批新面孔得以迅速蹿出地面，与我们打了一声新鲜的招呼。在大片焦黑之内睁大碧绿的眼眸，张望美好。树木也悄然脱下灰色的衣服，换上一件略微青润色的外套，沉默不语，让喜鹊在最高枝代言它的欢乐。古柳摇动它柔弱的长发，临水梳妆，招来北归的野雀驻足其间，谈情说爱。

此时的杏花，东君一挥手，便渗出丝丝红脉，不再掩敛羞容，轻舒粉薄轻红的腮颊，散发淡淡清香。远远望去，如一团团轻雪裹上晴梢，在庭前舍后恣意着一树繁茂，的确不枉春风的率先垂爱。在碧色未及铺展的春日里，占得灿烂春光一片，装饰着枝叶稀疏，红瓦白墙的农家院落。

那朵朵精巧的五瓣互相依偎，紧紧占据枝条每一处空白，倾吐心事，议论纷纷。那多像我热烈的青春，从未辜负韶华。

当海棠的叶子渐渐绿匀，杏花就开始飘落了。总在几个不经意的清晨，被春风吹作雪，新泥掩为尘。我常常静驻于花下，生怕一日之隔再回首，只剩残雪假枝。而杏花仿佛也解我是为别花而来，纷飞似蝶，三千如雪，瓣瓣多情。

回忆似漫天花雨，短暂却历久弥香。依稀浮现渐渐远去的青春，那无数次痛痛快快的呐喊，那一次次毅然决然的选择，那一场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占有了许多美丽，最后又无奈地放弃，赢得了无数，也失去了许多，但却没有一个“悔”字写进青春历程的任何章节。多少失意与得意不过似可望而不可及的远山和俯身可亲的流水，都是生命中珍藏的一段美好，像杏花的绽放和零落于春天一样。纵使东君温和，也会犹自飘零，删繁就简，引那一树叶碧和青杏满枝。

青春的回忆不是不能忘记，只是如呼吸般不能割舍，回味那繁盛的青春，不过是即将奔起的简淡中年岁月致礼，作一次精神上的沉淀。

万片飘落，随风西东，春天不过只是开始。青春远走高飞，生活却仍将继续。且折袈裟纤条一枝，置于案头，只为静静体验，渐渐远去的情怀。

低头间，几粒小砂粒掉到纸上。

好在到下班时风停了，只是空气又冷下来，顺便买了两个苹果和胡椒粉，急急匆匆地往回赶，这片刻间感觉尤为清润，很满意地享受了晚餐。

这几日心情还算舒畅，好像思路一下子都涌了出来，脑子灵光了不少，有时候想一想不禁窃喜。

睡前突然觉得想喝点陈皮水，冷不防一看装陈皮的罐子，怎么少了那么多，先是一惊。后来突然想到了什么，慌张望向窗外望去，空空如也。陈皮连同盛放它们的帘子一起不翼而飞。这才想起已经有两三日了，想起那日的大风。

春天的橘子不贵，虽然肉不好吃，但为了要它的皮可以忽略不计。买橘还来，只把皮剪成条，蒸了回来。五分钟后满室生香。正巧这时衣服也洗好了，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春日。抱起衣服就往楼下跑，一一晾到晾竿上，禁不住回头望，每一件衣服都被阳光铺满了，每一个角落都被烘烤着，满意极了。

回到室内又洗了两件，再晾出去。折腾得有些累了，就翻出一首旧年老歌来，反复地听。随着这音乐的旋律，又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想起听这音乐时似乎画过两幅小画。终于在相册中找到了，满意地欣赏了一口气，又发给朋友共赏。一直到中午，阳光晒得实在是舒服，索性躺一会儿吧。竟然睡着了。

醒来愣怔了片刻，无所事事间闻到了一丝什么味道，迅速跑到厨房。青色的烟雾已经很浓了，看着糊在蒸锅里的橘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略沉吟了一小会儿，我穿上外套，向水果店走去。步履坚定，且郑重其事。

母鸽 [外三首]

□冯冯

每次回老家
母亲会提前收拾好二楼房间
吃饭前她在楼下唤我小名
没听见回答
接着喊二遍、三遍——
她的灰白头发在楼梯缝隙显现

现在我站在二楼阳台
看见一只珍珠灰的母鸽
歇在对面屋顶上咕咕叫
我贪婪地听着
母亲唤我的小名

仰望

每天夜晚我都会仰望天空
那里布满了繁星

我坐在水边，在大地的河流里
看到了星星

母亲八十岁寿辰上
她用苍老的目光数着我们

那个下午和母亲聊天

我和母亲聊天
她拿出香蕉
新疆大枣
让我吃
我埋怨她
吃的东西不能攒
不要放久了才吃
小时候别人送几块点心
您都留长毛了
也不给我吃

新居

入住高层新居
这一回
我终于可以坐拥江畔住所
辉煌流金岁月
可以欣赏水天一色人日同辉
非凡生活视等闲

我将一把新房钥匙交到母亲手里
她的白发和钥匙一起
闪闪发亮
母亲看了我半天
戴上老花镜
替我薅去几根白发

春日

□赵喜语

土坪上
一地细密青青
春日，该是别有深意

人世间多好
到什么时候
就有什么时候的事

一株车前草站在田埂上
隔着初春的阳光
和田地里早起劳作的人们
不紧不慢地打着招呼
又自然，又温暖

春天的风，吹过眼下
这个温暖的季节
每一次都有时光的声音
每一次都斟满光芒和辽阔

尽管，可以时间煮雨
尽管，可以岁月邀花
都可以，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在这个春日
时间与空间，碾过我的身体
一侧是深情，一侧是薄情
我的中年，竟百感交集

去往水果店的脚步

□于小芙



人们在分析这里的春风这样大的原因，后来归结为这里曾是古时的牧场和牧场，至于变成现在的高楼林立是后来一段时间的事。

隔着窗子看外边的景象，天地间一片浊黄，风在树梢和墙壁间大呼小叫。去年秋的落叶看似已经沉睡多时，却被一股脑掀了起来，在天上乱舞一阵，正舞得欢呢，又恶作剧般被抛出去，砸在窗玻璃上，响声噼里啪啦。疲惫不堪的枯叶刚从窗子上掉落，没等着地又被强行拉到半空，继续舞。看了多时，我准备继续工作，

